

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中双面一体的“魔幻”与“现实”

蒋冬悦 于 淼 *通讯作者

吉林外国语大学 吉林 长春 130117

摘要: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是20世纪50年代崛起于现代拉丁美洲文坛,具有故事神秘、叙述平静、“离奇”与“真实”并存的特点。本文主要分析了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形成背景以及“魔幻”与“现实”在文学作品里的巧妙交融。

关键词:魔幻现实;叙事技巧;拉美;多元文化

一、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形成背景

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是多重历史因素造就的结果。

拉美的历史是一场战争史。代代不绝的战争,革命、新政与溃败的反复上演,也开启了拉美人民独有的观史视角,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拉美人民的世界观。

而文化上,拉美的文化形成同样波折。譬如,拉美文明的原始文化有着多神论基调,欧洲的殖民者却带来了“一神论”的天主教。此类根基上的分歧,令两种文明相互冲突,使得拉美土地不仅饱经战火,也长期深陷文化冲突的风暴。

在20世纪,“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在拉美大陆诞生了。林佳对于魔幻现实主义的叙事学研究有着相关观点:“被侵略与奴役的历史记忆和伤痛体验是魔幻现实主义叙事的重要底色,广义而言,即是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元故事。”^[1]

抽取创伤性记忆进行写作需求对情感重述的掌握力,过度渲染则将故事导向“满则溢”或刻奇化的结局。于魔幻现实著作,我们鲜少看见作家对人物心理活动进行事无巨细的渲染,哪怕有“魔幻”的包容性作为支撑。他们通晓陈述性语言的优势:客观化的修辞,能够令读者的经历更为丰富的想象感官体验。即令读者触景生情,而非“因情生情”。

二、魔幻现实主中呈现的文化

(一) 拉美土著文化

在早年的殖民侵略战争之后,拉美的土著文化遭受重创,但同时也留下了诸多文化遗产。

“死者不逝”是一个拉美文明里意味深长的概念。祖先崇拜、泛灵论等等观念,使得原住民们更加强调对死者的怀念与沟通;死者时而留下能量或者灵魂,重新进入生者的世界,或者成为在梦中传授智慧的祖先灵体。对于后世的幽灵故事编写,“死者不逝”常常能够作为启发。

在《百年孤独》中,梅尔基亚德斯即是“死者不逝”

这一概念的反映。在布恩迪亚家族的宅邸里,他如同一位传授智慧的幽灵:“从那以后的好几年里,他们几乎每天下午都见面。梅尔基亚德斯为他讲起世上万事,想把古老的智慧传授给他,却不肯译出手稿。‘不到一百年,就不该有人知道其中的含义。’他解释道。对于这些交谈,奥雷里亚诺第二终生持守秘密。有一次,他感觉自己的世界瞬时崩塌了,因为乌尔苏拉在梅尔基亚德斯出现时进了房间。但她看不见他。”

(二) 融合后的近现代拉美文化

“巴尔托维纳的手拉开蚊帐入口处的薄纱,轻轻地捏了捏,仿佛那是一块海绵,而不是一个五岁的孩子;她打开衣服,看到孩子的整个胸膛布满了伤痕,沟壑纵横,颜色剧烈地变化着,胸膛鼓起又缩回,仿佛要使出强大的力量才能达到自然的节奏……这时,夜里十二点钟,军营里房屋的灯熄灭了,固定哨所的灯亮了,步哨的灯笼成了从水洼里走下来的游荡的怪物,赶走了甲虫。”

这是何塞·莱萨马·利马的小说《天堂(Paradiso)》的开篇。在这位古巴作家的文字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典型的巴洛克风格的影响:密集的文辞,繁丽的语句,象征的运用与对死亡的描绘。

近现代的拉美,其文化不仅体现着单一的欧洲传入文化,或者拉美土著文化,而是呈现出了诸多文化融合的特征。《天堂》所呈现出的“新巴洛克”风貌,正是文化融合的极好反映。

1. 瑰丽的死亡:巴洛克与本土文化的融合

巴洛克文化与拉美文明有着深度的融合,共同创造出了瑰丽的死亡。在拉美,对死亡的坦然从原始文明代继至今的。同样有着死亡议题的“巴洛克”艺术在17世纪后传入拉美,其“宿命论”的主题,同样令在战争、疫病中饱受死生须臾之苦的拉美人民感同身受。

魔幻现实主义对于死后世界所作的奇景般描绘,在精神内核上继承了拉美文化中“亡灵尚在”的超现实

主义；在表现形式上，则有许多巴洛克式的华丽色彩。

关于拉美大陆上所流行的巴洛克风格，庄鹏涛在其研究中认为，拉美的艺术家“将其看作是一种具有革命性的形式策略，用以质疑所有占据主导地位意识形态、身份、性别和“真实”等问题。通过这种在地化的转移，拉美作家们重写了早期殖民者带来的符码或者“真理”，运用巴洛克式的幻觉或者“魔幻”来破解殖民者交付给这片大陆的现实，然后重构自身的家族历史。”^[2]

2. 涌动的生命：美洲巴洛克的魔幻与扭曲美，新巴洛克

拉美长期持续地吸收外来文化，最终形成了风貌独特的“新巴洛克”。袁婧、郑楠对莱萨马·利马其诗歌的研究曾提到这位古巴作家对美洲巴洛克的想法：

“……向来自欧洲、印第安、非裔和东方的元素开放，将外来者重铸、汇聚为新的自我。这种异质的张力始终存在，因而美洲巴洛克并不止步于一时的融会，也不具备固定的形态，而是永恒地存在于难以捉摸的变幻中，最大限度地呈现出开放的本质。”

三、魔幻现实主义写作中的象征手法

（一）梦

1. “梦”的文化符号

梦境在众多传袭渊远的文化中都具有重要意义，围绕梦境的探讨日新不绝。如今，我们或许明白了梦境是人类在睡眠期间的一系列大脑活动；但尽管如此，我们仍旧无法操控自己的梦境，也无法因此宣称人的心智可以与梦啖割席。

在拉美原住民的文化中，梦通常被理解为人与神、与背负智慧的祖先沟通的桥梁。而于现代科学的说法里，“梦境”的组成，大部分来源于做梦者的现实经验与醒时的想象。

梦是虚幻的，支撑梦境的却又是现实经验——站在文学角度，梦的本身也是一种魔幻现实。在现实里无从显现的图景，以梦境的形式光临了人的脑海。这个奇妙的意象广受作家欢迎。

2. 梦与现实相映射

在魔幻现实主义中，梦时常影响现实，或者成为现实的预兆与折射。例如《百年孤独》故事：“那天晚上，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梦见那个地方耸立起一座喧嚣的城市，家家户户以镜子为墙。他询问这是什么城市，得到的回答是一个他从未听说、没有任何含义的名字，但那名字却在梦中神秘地回响：马孔多。”何塞如蒙启迪。在后半生，他最终建立起了梦中的镜城。而“梦”之本身又有着“迷惑”、“异界”的性质，马孔多的命运，也如同一场梦境般，在辉煌后迅速凋零。

3. “梦”作为叙事载体的价值

作为虚幻、不可测量的非实体空间，梦境世界不具有时间的维度。因此，它能够让历史与现在并行，扰乱日常世界的固有时序，营造魔幻与现实的融合。梦也因此摆脱了“只存在于脑海”的局限，成为同时具有经验与幻想二重性质的世界。梦境叙事时常成为人们讲述或探寻拉美社会的历史、经验、苦痛与盼望的道路。

（二）循环

魔幻现实的叙事善于营造表面悖论，它让魔幻成为现实的行进方式，而并非超脱常人生活之外。这在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对“循环”意象的使用里可以看出。

1. 循环的表征

循环与“无限”共享相同的符号，然而循环只是“无限”的子集。甚至，在相对冷酷的语境下，它不拥有无限的可能，转而暗示宿命论与无法摆脱，除非循环的本身迎来自解。

站在物质客观的角度，“拉美”的大陆在随着时间改变，但拉美的社会环境却曾长期处在一个“殖民、反殖民、独裁、革命”的循环当中。众多以“循环”与“诅咒”为核心的拉美文学作品应运而生，例如《百年孤独》中始于布恩迪亚，也终于布恩迪亚的马孔多。

时间失去了原本的面貌，过去与未来分别是衔尾蛇的头与尾。而此事与彼事之间所有的差异，于大局却微不足道，只是如蛇蜕皮：衔尾蛇的巨大整体仍然被困在山间，无法动弹。

2. 马孔多的循环悖论

“在读到最后一行之前，他已经明白，他永远无法走出这间屋子。因为那座镜城将在他解读书稿的瞬间，被飓风席卷一空，从人类记忆中抹去。而手稿所记述的一切，从一开始就必然无法重演，因为注定承受百年孤独的家族，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在大地上出现。”

如果手稿里的预言无法重演，那么百年孤独的循环又如何成立？叙事的手段同样存在相对论。《百年孤独》的循环并非“整个世界”的循环，消亡的只是预言手稿里的镜城，而非马孔多曾坐落过的整片世界。同样地，形成闭环的特定宿命，也只属于马孔多与布恩迪亚家族。正因每一代的布恩迪亚都陷入了恶性重复当中，《百年孤独》的循环才在衰败中落幕。

而预言被验证时，便不再具有预言的属性，转而成为发生过的既定历史。同一个预言无法被实现两次，布恩迪亚家族“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在大地上出现”。

（三）生后世界

1. 灵魂的去向

在拉美，死者的灵魂未必被拘在生人世界外，也

不常以重新轮回为生者的方式来影响世界。幽灵被认为能够通过仪式与做梦的方式唤回，甚至留在人世，并对生者世界作出影响。

2. 鬼魂村落

在《佩德罗·帕拉莫》里，我们没有看见死者所前往的冥界，而是随着胡安的视角，先来到了死寂但处处逢人的科马拉；他遇见母亲的故人，爱杜薇海斯太太。作者胡安·鲁尔福用一段语气安稳平常的对话，揭示了小镇村民的离奇：

“这也许是被关闭在这房间里的某种过去的声音。早先在这个房间里绞死了托里维奥·阿尔德莱德，然后，封闭了门窗，直到他的尸体僵化。这样一来，他的躯体永远得不到安息。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进来的，这房门是没有钥匙可以开的。”

“是爱杜薇海斯太太打开的。她对我说，这是她唯一的一间空房间。”

“是爱杜薇海斯·地亚达吗？”

“是她。”

“可怜的爱杜薇海斯，她的亡魂大概还在受苦受难呢。”

在胡安来时，爱杜薇海斯便已是亡魂的一员。也是在胡安来时，他被注定了加入鬼魂的群伍当中。“你想让我相信你是闷死的吗，胡安·普雷西亚多……要是如你说的那个夜晚没有供我们呼吸的空气，那我们就没有力气将你拖走，将你埋葬了。你看，我们不是正在埋葬你吗？”与死者谈论死因，魂灵之间，还在继续讲述这座破败村落的故事。最终，故事彻底转入了佩德罗·巴拉莫的过去，这场不断重复在科马拉的梦魇。科马拉的活力，与佩德罗·巴拉莫的生命，一齐在饥荒中被蒸干了。

佩德罗·巴拉莫的因果在书中以碎片化叙事的手法呈现，由佩德罗·巴拉莫作为主角的故事，分插于不同章节里。这类叙事手法也贴合了胡安·普雷西亚多的处境，作为外来者，他怀着对科马拉的希望而去，最终却迷失在鬼魂间，成为死城科马拉的一部分；鬼魂们的记忆拼凑出的历史，即是胡安所见的科马拉。

3. 活人的幽灵

与此同时，“死亡”的主题也会在巴洛克的表达中承载讽刺与隐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格兰德大妈的葬礼》曾展现了一场被政治化的死亡仪式：“她的尸

体尚未冷却，第一批记者就已赶来报道这场世纪葬礼的每一个细节。国家电报局全天不停地传递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唁电，其中甚至有来自教皇的正式祝福。”

“当棺材被缓缓抬起时，马孔多的街道被肃穆的沉默填满了。人们屏住呼吸，不是因为哀伤，而是因为他们终于意识到，连死亡也无法真正终结她的统治。”

在活着时统治了马孔多的每一滴雨水、每一丝空气的格兰德大妈，她的死亡不象征某个时代迎来终结，而是令一场葬仪迅速成为举国瞩目的庆典，成为固化马孔多社会的铁锤。敲击声余音不绝。葬礼的主角比之是格兰德大妈，不如说是她所象征的“掌权”。

四、“魔幻”与“现实”的密切联系

在“魔幻”与“现实”的两条路间，魔幻现实主义的最终目的并非要将奇谭转化为现实，或者将现实诠释为人类的虚造——两者并非二元对立，囿于一隅非为其道。

世界是在全角度上存在的。哪怕是一个不经艺术修饰“纯粹现实”，我们能够看到的景象，也随眼光转动而有所不同。

与此对等地，若“魔幻”能够在现实中被找到意义，那么“现实”是否也拥有在虚构世界里的地位？关于虚构的小说与真实历史之间的关联，也早有研究：

“魔幻现实主义被用作颠覆性工具的方式之一，是被用来质疑官方历史，通常是通过改写历史版本，或提出其他可能的观点……魔幻现实主义者虚构历史，暗示历史本身就是一种虚构形式。”

而在魔幻现实主义兴盛的20世纪中叶，拉美恰好出于政治动荡与军事独裁之中，那段时期的历史是面目模糊的。虚构的小说，反而成为了寻找真实社会其侧写的途径。

在艺术的范畴内，我们对“魔幻”持有开放的态度，也即将任何事件假设于魔幻，再离奇的桥段也会被读者作为“不存在”的故事来接受。但最谦逊的理性未必会给世界进行主观设限，人们时常在作出断言的不久后意识到，“魔幻”与“现实”兴许只有物理程式存在不同。在拉美这片命运多舛的土地上，“魔幻”成为了“现实”的表达方式。它们的融合不仅为独特的文学叙事手法，也是多元文化的象征。

参考文献：

[1] 林佳. 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叙事学研究[D]. 武汉大学, 2021.

[2] 庄鹏涛. 何谓新巴洛克美学[J]. 汉语言文学研究, 2016, 7(02): 28-32.